



## 溫柔的理性 看見與社會的連結—公視記者方君竹

記者 鄧萱妤 報導

2019/11/17

你看過公視的「新聞實驗室」嗎？那你一定知道方君竹。在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一個小辦公室，帶著看起來有些老舊的裝潢，空氣有些悶熱，方君竹用溫柔的嗓音，條條有理說著自己與社會、我們每個人與社會的連結。



君竹架設用來拍攝影片的場地照。（圖片來源／方君竹提供）

### 自覺與社會接軌的重要性

「我以前只覺得身邊的人好就好，甚至跟我朋友說，我不懂太陽花學運與我何干，但懂了社會學之後，就明白所有事都跟我很有關係。」君竹大學時期念的是工商管理，現在的他坦言，當時自己是個自負的人，笑說或許念商讓他當時比起關心周遭事物，更在意成績、金錢的多寡，彷彿數字的起伏漲跌才是對成功人生的唯一標準；社會學讓他了解他與社會的連結，了解一個社會的好壞變化，是如何影響身在其中的每個我們，他變得不甘於那個人人認同「念商才能賺大錢」的成功模板。因此讀完大學，他毅然決然選擇了臺大新聞所。

### 自負到自謙 從當記者開始

他很愛臺灣，出國交換回來後，更戀上了這個「家」，但卻總覺得有些臺灣人眼界不夠廣闊，所以即便身為初出社會的菜鳥記者，就大膽把「教育這些人」當成了初衷。第一份新聞工作，在風傳媒做外電編譯，他汲於證明自己很有能力，卻發現強烈的企圖心反而快把自己壓垮，辜負了老闆，也開始懷疑自己。「做新聞工作實際帶給我的影響...，看見自己的渺小吧！」他很喜歡奇異博士的一句話：「Silence your ego and your power will rise.」自負的初衷轉變成願意傾聽與價值溝通。因為記者的工作，採訪過各大不同專業的學者和專家，發現自己在很多方面其實缺乏知識，以前越覺得自己聰明，現在越發覺自己很渺小。



君竹的第一集《記者真心話》。（圖片來源 / [YouTube](#) 截圖）

## 小時不讀書 長大當記者

台大新聞所巔峰時期有432人報考，今年卻只剩76人，反映了「少記者化」。種種對記者的刻板印象深烙在臺灣人的心中，但君竹不認同也不畏懼。「衡量自己薪水的時候，想想自由、知識值多少錢，改變社會帶給你的成就感又值多少錢，加起來你年薪絕對破百萬。」並非家裡經濟富裕，而是對所獲得的心靈報酬感到知足。他開玩笑說：「沒有一個職業是付錢讓你學習的耶！」

在他的影片中有提到，記者在合法範圍內，每天要交出的稿量，也並非入行有一段時間的人可以輕鬆達到的。做一篇報導，從選題、研究、採訪到交稿，所需時間和心力往往不夠用，網路資訊大爆炸後，許多記者為了衝稿量而放棄了品質；然而，堅守新聞價值、事實真相的記者確實是存在的，也都應該被我們看見。

## 好媒體是民主運作的必須

「很多時候不是記者不讀書，而是有讀書的記者做的報導，大家不願意看。」他提到曾有華視主播親上火線，於社群平台公開發文：「你們（民眾）要的好新聞我們都在做，但我們也正在重創收視率。」人們注重事實，卻又覺事實過於枯燥乏味，於是抨擊道「吸睛事實，的責任交到了媒體手上。」

很多學者都認為，媒體亂象怎麼救？除了靠提升媒體素養之外，就是壯大公共媒體，這也是為什麼君竹選擇這個管道跟大家溝通。他體會到很多我們覺得稀鬆平常的，對他人來說其實得來不易，像是公共媒體的存在。他說：「全世界成功的公共媒體太少了，如果你喜歡英國的BBC、日本的NHK，那就一定會喜歡公視。」公廣集團不受政治、商業的干預，除了有健康免疫的體質，經營的財源也依法穩定來自於政府、納稅人，是屬於人民的媒體。



君竹正在受訪。（圖片來源／鄧萱妤攝）

## 拋下新聞傳統 挑戰中立客觀

「對於新聞的好壞，我們常單用中立客觀來評斷，就像在聽別人演說，很多時候我們只會評論簡報精不精美。」他認為寫報導中立客觀不是絕對，重要的是立論站不站得住腳。放棄正反並陳，各打五十大板，媒體已經不僅是表達立場，而是點出是非。他舉例太陽東昇，若記者已確定這是事實，為何又要給予東昇與西昇同樣篇幅呢？而在表態的同時，無可避免的是反對者的敵視，就像他支持同性婚姻，被同等污穢基督徒；反獨裁、反紅媒，則被政治人士嘲諷。表不表態是達成溝通的方法之一，為觀點做足了研究和分析，它便是理性與成熟的；若是淪為收割反方仇恨的工具，那只會使社會更加分裂。

## 《記者真心話》系列 不到半年爆紅

他是個感性的人，不喜歡寫硬新聞，希望能透過有影響力的報導，讓人感受到愛。並非煽動情緒去引發難過、憤怒，而是讓人看見希望而感動，就像他深受臺灣傳媒《血是怎麼冷卻的》所感動，又如君竹的爸媽因為他的報導，從反同漸漸可以

現代人的閱讀習慣與從前相差太遠，文字到相片、相片到影片，新聞業即便適應不良仍需求變，所以他開始製作適用網路的影片與大家溝通，想讓我們也感受、了解到社會與自身的連結。他不曾覺得自己的影片多厲害，表示因為「這是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」，他的影片只是比較有條理，就顯得與眾不同。「有時候我覺得我不像記者，更像是表演者，每天要奮鬥的不是挖真相，是思考怎麼把大家留下來，把影片看完。」本人的他不像影片一樣逗趣，但他的競爭對手不是別家媒體，而是網紅，因此更需要去思考怎麼吸住觀眾的注意力。他讓影片節奏快、簡單明瞭，卻又不失豐富的資訊與動畫來刺激感官，就是希望大家看完影片，能帶走一些什麼。



方君竹（左）與記者。（圖片來源／鄧蕙妤攝）

## 社會的好壞由你我來決定

「我們是人際焦慮最長的一代，花很多時間展演自己，把自己放好大喔！」人們越漸在乎他人看自己的眼光，因而透過社群勤奮塑造好的形象，把自己放大的結果，就是把社會縮小了，看不見社會與我們的連結。社會的確太令我們焦慮，但靜下心來，終究能夠理好頭緒、獨立思考，會發現海洋汙染跟家門旁的水溝整治一樣，與我們很有關。「政治」聽起來或許很髒，但說穿了就是全民的事務，因為牽扯到太多人的利益、太重要，所以被拿來當作操縱的工具。他說：「不要放棄新聞、政治、公共事務，這些都需要每個你我投入，關乎台灣社會的好壞，不是擺爛就能讓它變得更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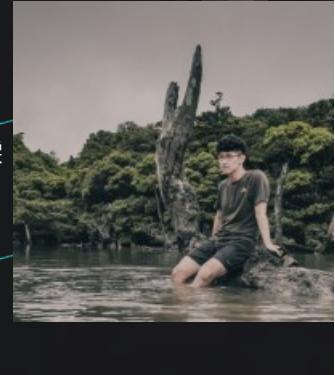
的我們，倚著這些新聞綜觀整個大社會，好記者是你我與社會的連結，他們確實存在，也應該被看見。

縮圖來源：方君竹提供

關鍵字：記者、公視、方君竹、新聞實驗室、Psharp



記者 鄧萱妤



編輯 曾冠霖